

# 我的印度表叔

谢永华

说是表叔,其实,他只大我三岁而已。

三十年未见面,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一件紧身皮衣油光发亮,黑黑的皮肤,脸上挂着淡淡的微笑。我不记得表叔原来的皮肤是否有这么黑,还是因为他在印度开厂的原因,被印度火辣的阳光和高温蒸黑了。刚落座,表叔就说,侄女啊,这里的菜我都尝遍了,都不知道什么菜好吃了,你自己去点菜,想吃什么尽管点。于是,我围着样菜转了三个圈,终于点了六个菜,而且,都是按照自己的喜好点的,心想,七个人吃六个菜应该够了。不过,表叔又加了三个菜。然后,表叔像变魔术似的,居然拿出两瓶法国进口的红酒来。

虽然多年未见,但是,血脉亲情一下子拉近了我们的距离。表叔还记得我小时候,扎着羊角辫在他家做客的情景,跟在他和表哥们身后去河里捉鱼。表叔很健谈,他热爱文学,喜欢烹饪,学过书法,钟情摄影,从古典文学到现代诗歌,从书法修身到摄影技巧,无一不显示他的博学多才。单凭这些,不知情的人还以为他是个文青,其实,他是真正的商界奇才。他在长沙打拼多年,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现在,在印度办了三个牛肉包装加工厂,工人有三百多。他们分别来自三个国家,一些是印度人,这些人很容易满足,假如赚了一千块,就要请假休息,把钱用完了才来上班。一些是缅甸人,做事勤奋扎实。还有一些是尼泊尔人,同样工作认真。我问他为何要请三个国家的工人,而不是一个国家的工人。表叔说,容易满足的印度人,和勤奋的缅甸人以及尼泊尔人在一起,他们也会变得更加勤奋,管理起来就更轻松了。如果要休假,还有缅甸人和尼泊尔人在工作,这样就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转。他说,印度的工人工资不高,男的大约每月九百人民币,女的大约每月七百人民币。而在他的厂里,他把工资提高了,男的工资一千二,女的工资一千。

表叔说起话来就滔滔不绝,见到久违的亲人们,他很开心。他不但在工厂管理上有一套,在对自己的独生子女的教育方面,也很有一套。他们相处得很融洽,既是父女,又是朋友。而且,他很注重女儿独立能力和生存能力的培养。他说,女儿还只有十几岁的时候,他就让她独自去香港,给她五千块钱,要在那里生活七天。最后的结果是,小表妹在那里生活了八天,回来时,还

剩了两百元。表叔还说,他还真想把女儿送到原始森林里去,让其体会到生活的艰辛和不易,从而更加珍惜今天幸福的生活。他说,人只有不断挑战自己,战胜自己,才有新的突破。为此,他曾经吃过活蝎子以及活虫子,独自在外旅游时,特意把帐篷支在坟山睡觉。他们父女一起学习书法,一起搞摄影比赛。我说,表叔你要管理几个工厂,这么劳累怎么还这么年轻呢?眼角都没有皱纹呢?表叔笑着说,该工作的时候努力工作,该休息的时候好好休息。不患得患失,不纠结焦虑。也许,表叔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种豁达的人生态度,所以,才会有这样如意的人生吧?

最后,表叔笑着神秘地告诉我,侄女,我有个外号,叫一米五八黑哥。这是朋友们给我取的,我恨死他们了。还好,我多半时间在印度,他们即使想叫我的外号,也叫不成了。当然,你可以叫我印度表叔。说罢,哈哈大笑。

刚立了冬,风就不一样了。我把敞开的衣服扣起来,把手插在衣袋里,等车。表叔也把皮衣拉起来,用腋窝夹住皮包,整个人看上去显得更瘦更小了。我无法想象,瘦小的表叔是经过怎样的风吹雨打,才有今天的惬意人生。有时候,我们往往只能看到表面的东西,而忽视了对方的强大的内心,以及生活对他的磨练。

终于,车来了,表叔迈开大步向前走去。

# 致敬过往

袁进田

那年我18岁。

单瘦的个子,长长的头发,害羞得像女孩子,整天趴在课桌上写着自己认为是诗歌的诗歌。那会,大伙都说我有诗人气质,并被称作校园诗人。那个时候,每次从教室去食堂吃饭,要经过一条桂花飘香的很干净的小路,一路上,总会听到有人在背后轻轻地说,那就是写诗的某某,好文弱的。

可就是这样一个“文弱书生”,有一天夜晚,和寝室的两位同学“密谋”了一件“惊天大事”——骑自行车从武冈沿着国道去邵阳!为什么说这事是惊天大事?首先,我本弱书生,应该没有这么好的体力和耐力;其二,当时的自行车是借来的三辆破旧的老式永久牌自行车,不能助力也不能调速的那一种;第三,我们约定一路不休息。

第二天早晨,天刚蒙蒙亮,我们三人带着面包之类的干粮出发,晨曦像洒在宣纸上的水彩,蔓延开来……

我清楚地记得,我们连续骑了19个小时,深夜,我

们才到达邵阳市区的青龙桥。一路上,我们没有休息片刻,骑着骑着,我们的屁股疼得甚至不能挨着自行车坐垫了,我们就用大腿挂在坐垫上。骑到邵阳县岩口铺镇上时,天已经擦黑,我们就借着星光和过往车辆的灯光骑行。为了避免三人骑行时间相隔太远,我们拿着哨子,时不时吹响,相互示意着彼此的存在。到邵阳市区青龙桥时,夜已经很深很深。三人相视一笑,都难以掩饰一脸的疲惫。那一刻,我对自己充满了无限敬意。

时过二十年,回想当年的“壮举”,不由地对自己心生敬意。是呀,年轻时,我们不知天高地厚,但我们体内又潜伏着一种强大到自己都无法想象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随时爆发。

如今的我们,似乎很强大:酒桌上可以豪情万丈,牌桌上敢“一锤定音”,各种毫无意义的应酬可以长袖善舞……但曲终人散,繁华落尽时,我们总是若有所失或者有点怅惘。别急,这个时候,想想那一段让你对自己心生敬意的过往,应该就有了一种让你满血复活的力量。

# 别说自己是闲人

刘向红

前阵,我休了一段时间的假,对外便自称闲人一枚。起初我洋洋得意,以为终于可以拉近距离,和没什么事的朋友打成一片了。

后来,事情来了。

有一亲戚,关系还蛮近的那种,嘱我办事,比如到政府某部门咨询个什么事情,不吩咐则罢,一吩咐就是半小时要回复他们。我便是接到电话立即起身,一刻不停,步行走到办公室也要十五分钟,如若打出租车,等车、坐车的时间和上楼的时间加起来,也需要十分钟。何况别人还不一定在办公室,也许在开会,也许在下乡,也许排队咨询的人前面还有很多。

有一朋友,平时我们关系不错。某段时间心情不好,她于是每天打三五个电话给我,每个电话通话时间在半小时以上。我于是只好在洗菜的时间、睡午觉的间隙、陪孩子写作业的间隙,种种时间,耐心地陪。如此多的电话,很多时候,说到实在是没有话说了,好多次出现尴尬和冷场,但我这个朋友还是乐此不疲。有时电话接得慢一点,就怪声怪气地说:

“耶,打你电话,你就是不接呀!”我这个陪聊一天到晚地陪,还要受气,简直想把手机摔了算了。

有一亲戚,自从我说我在家里没什么事后,一到周末就带着孙子到城里度假来了。家里来了客人,我本是欢迎的,但熊孩子一进门就翻箱倒柜,把玩具箱里的玩具全都倾覆在地上。还要德克士,还要游乐场,实在是精疲力尽。

更有甚者,有的亲戚,一听说什么地方需要人手的时候,就会想起我,以为我每天什么事也没有,就是笼着袖子吃干饭一样。我成了哪里需要哪里擦的万金油。我有空倒还好说,捋起袖子加油干就是了,问题是我忙的时候,还怪罪我没帮到忙。我想说,这个世道,哪里有不忙的人,我也很忙啊,就是不忙我也要找点事情忙呀,不可能四十岁过八十岁的生活啊。

于是后来,我得出结论,人啊,千万不要说自己是闲人,一定要说我很忙,我有自己的工作,哪怕没有工作,也要捏造出一份工作来。哪怕有时还比较闲,也一定要说:“我很忙,很忙。”如此,方能抵挡某些人要别人的时间据为己有的心。

## ● 看图说话

解开衣服脱下袍,  
自己身体自己挠。  
他人岂知痛痒处,  
爽与不爽差分毫。



## 写一首丈母娘喜欢阅读的诗(外一首)

黄复兴

养女望做生  
养崽望挂青  
前面一句老婆读得透彻  
后面一句我读得透彻

今日是丈母娘七十寿辰  
老婆几天的忙碌没有白费  
那大气  
令我有点羡慕

丈母娘是正宗宝古佬  
这种方言使我有自卑  
很想用亲情买点笑容

木栓连接拢来的感情总有细缝

我从不掩饰人类的真实  
古人的话是一种结晶  
女子外相  
娘家永远是女人活着的根

丈母娘出生母系氏族  
自然成了强势群体  
今日,七十年美丽一笑  
又绽开成丈父老子喜欢欣赏的  
花朵

这个世界真奇怪

娘八十大寿

我突然变成母的  
因为养女望做生  
娘笑了

娘一高兴  
我自然快乐  
几天的忙碌  
没有变成泡沫

丈母娘上七十  
我陡然又变回公的  
丈母娘贴出养女望做生的金招牌  
我是女婿自然要接招

亲戚都说我很有钱  
我不否定  
理由很简单  
摇钱树是我的大哥